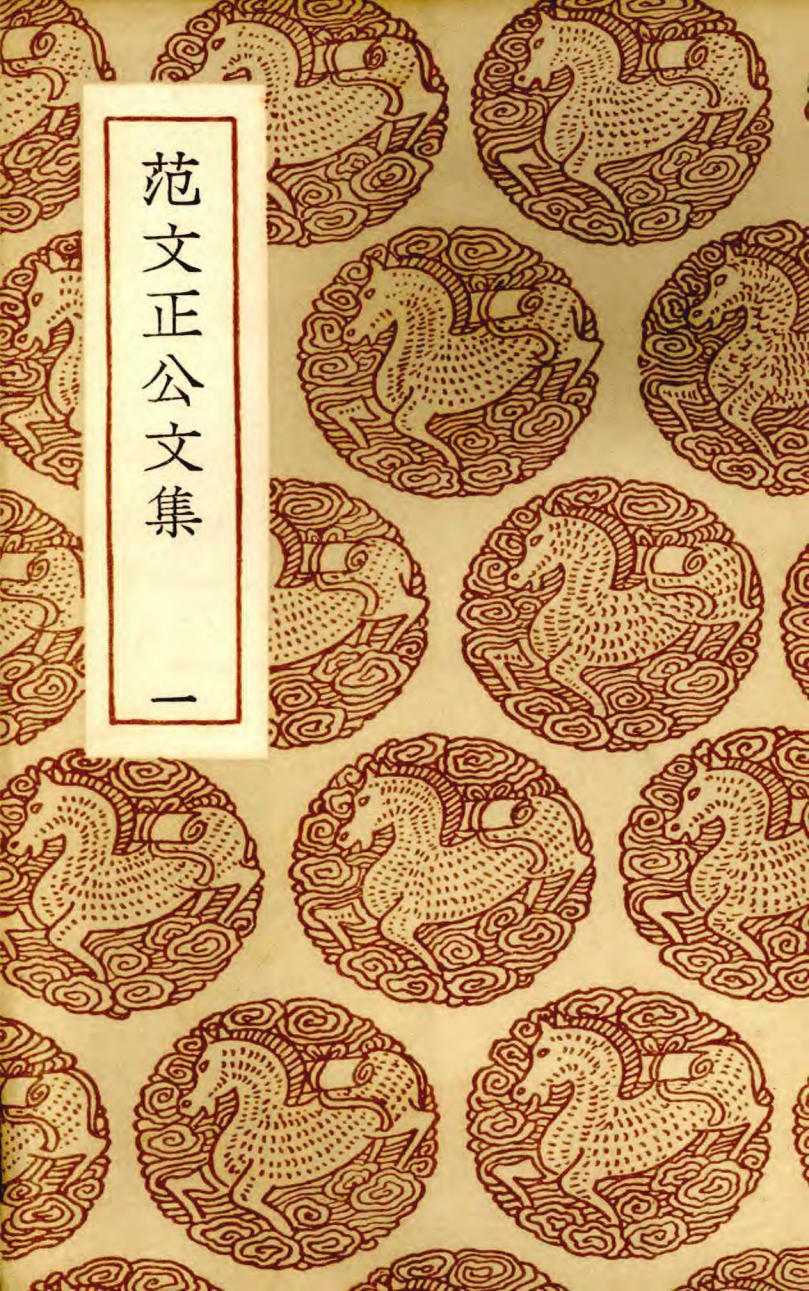


范文正公文集

一



范文正公文集

(一)

范仲淹集

蘇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橐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生平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敘。

范文正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奏爲災異後合行疏決刑獄等六事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乞減放宮人事

奏爲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狀

代人奏乞王珠充南京講書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卷之二

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潤州謝上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遺表

卷之三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錄

寶君諫議錄

論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卷之四

書

上張右丞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駸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啓

上張侍郎啓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賀胡侍郎致仕啓

移蘇州謝兩府

卷之五

祭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呂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卷之六

附錄

范文正公年譜

范文正公文集 目錄

卷之七

附錄

言行拾遺事錄

卷之八

附錄

義莊規矩

卷之九

附錄

褒賢祠錄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一

奏議

宋 范仲淹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途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卽逐人各賜敕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敕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瞻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騷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爲災異後合行疏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己。祇畏以告中外羣

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疏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寇敵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爲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其如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幾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澇。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謹具條如後。

奏乞減放宮人事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實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聘。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埽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奏爲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秦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觀。邱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賡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揀賢之日。可遣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爲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於衰索。唐太宗

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羣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張揆。殿中丞王益柔。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閒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卽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游。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尙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尙虞。旰食未暇。正宜廣拔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於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於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

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修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舉張昇自代狀

臣伏蒙聖慈。特授尙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院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臣竊見祕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闡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狀。甘俟朝典。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二

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於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儒。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況闕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筮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樸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才之造。臣無任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

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爲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羣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爲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攷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幾。必躬親而無倦。總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傾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苗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鏗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羣責。臣無任云云。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賢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切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縣昌。至於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迴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會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墮。方俗可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卻守舊官者。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常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於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

一路又無出寄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廩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需然渥澤。被於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卽從制之罪。而尙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驅揚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祕殿。爲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尙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參預萬機。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迹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旣此開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尙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於聖心。臣敢不卽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書竊念。臣生遭文明。幼蹈聲教。登於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效。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羸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遠。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勵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兌渥。彌集震驚。臣中書竊念。臣立迹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遇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廕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謬寵之私。青瑣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二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並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謹。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次。無任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南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中謝竊念臣生稟迂疏。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勳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廁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疏。雖遠隔於明天。亦薦分於善壤。其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迹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旰昃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於宸心。臣無任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羣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覬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効質神明。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尙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禮。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爲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尙寬。名於祕殿。伏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無任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主之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盡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餘。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尙。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

衰祿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實常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於千古。干冒天威。臣無任大願。戰汗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戀。痛靡自覺。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綏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脫中銓之穴。遽參麗正之榮。恥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舊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閒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譏。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遠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疹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效。惟積疴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於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尙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坦化。以竭微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三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常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資於邱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錢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

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今梁園。歸歎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於層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閒。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於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咸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卽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

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谿日鑄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於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嘯。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慨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患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於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鹵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於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旣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太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平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明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寶諫議錄

寶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僖。儀至禮部尙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僖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無子。又壽算不永。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卽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笄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象。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階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因所。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

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孳孳爲善。上帝以汝有積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爲善爲惡。出爾反爾。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爲善愈力。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

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諛諂。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道。不可一端。皋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此所謂求入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於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德。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知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遠名。人將疑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於西山。

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裔。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摺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

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覲覲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

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真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大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敕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四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谿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於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伊尹之心。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歷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有大節。屢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於台宰。邴侯之間。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異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彙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爲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

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蠡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所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於海隅。葭莩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尙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尙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於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於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資政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會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

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謗篋。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主。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議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顗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尙書之政。當尙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黃。弦高。魯仲連。梅

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鉤。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分鼎於敵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故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尙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豐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錢。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螻。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聞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

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吾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旣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旰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寄。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竝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尙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命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於胷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舊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旣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

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迂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未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洵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尙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

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尙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疏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尙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樸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闕。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

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不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不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尙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閒。異人傑士。必穆穆於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常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於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害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於今。冤之。儻亦以典爲名。躋於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尙。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於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敕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

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令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敍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尙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百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駸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於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詎可絕而爲制。僕乃求而閱之。果千首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爲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道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於書。或見刪於聖

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於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邱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於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擇。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於書。得道於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宜。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於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尙。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

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於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說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舍旃，不宜。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謬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疏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尙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別，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豫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夷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肯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尙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卻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尙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桑朝欲刷此恥，終無成功，眞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於律呂，故馬遷著於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

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輶鈴。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勦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效。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宜某再拜。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諸目

知蘇州時

某謬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而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窰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西北入於

楊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扁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扁之。注水溉田。可救煨燼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人。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閒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

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於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亦爲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啓

上張侍郎啓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孰閒。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彝。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勳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任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慍。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敍疇倫。義鼎載羹。既觀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於欽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辰。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昆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實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

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高仰。佇見日園迅命。星駕嚴歸。兔苑風移。愛甘棠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泱麗澤於百靈。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疏芳潤。行愧直清。蜉蝣之術未充。蠅螟之嘲奚解。依經敏學。恥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謨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賓榮。詎與沈後之嗟。尙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慕秀。蔡履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顙若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詔。洋洋在耳。而況其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雞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豐饗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願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幹。幸構廈以無遺。迹預洪鈞。惠聞函夏。某卑情無任俟恩激切依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無隱晦之姿。延羣奏以咸宜。俯多祥而益辯。其況當具瞻之際。凝真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淵。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書雅奧。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參修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諸華砥定。一尤是問。屬博陽。

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無於慍色。今則平臨三輔。岳鎮萬封。輟妙算於廟中。抗雅歌於闕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從策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蹈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疏黼黻。靜忘窺圃。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賁接寒俊。方領規步。入拜侍郎之庭。載纚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形俊域。實斯文之東道。乃我黨之南車。是興請見之辭。稍露盡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景賢。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上維嵩之頌。冀親黃閣。永載洪鈞。下情無任云云。

賀胡侍郎致仕啓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容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鳳掖。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躋難險阻。盡力平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挂冠東門。都人藹丈夫之歎。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尙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霽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邱園。四庫之游。濫升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慨。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尙假手於桐廬。風俗未殊。足恨條教。江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疆疆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滋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黽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答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祭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猶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邱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於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公將享兮。用於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於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昭。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尙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尙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維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於庶揆保輔兩宮。訐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象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尙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歷五年正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才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涉二府邦憲以清衰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臥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誦誦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於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尙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闕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喧涼屢更曾不齟咨奉親爲榮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於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機槍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郵如局御史風

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於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勸。悔吝相懲。聞其彫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尙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於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於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於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尙饗。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歷七年十一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於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閭。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閒。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

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誥誥。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轡何爲。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尙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巍然。英采煢煢。潛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闔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迺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實營實經。慷慨國論。冒干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遭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磋規箴。蘇秀鄰邦。唱酬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沈。今也云亡。絕絃於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尙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故環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

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邊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於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邪寧一道制於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旣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尙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范某謹致祭於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抑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憂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尙饗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我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

據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敕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女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尙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焉。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敵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開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閒。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閒。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

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襄
籛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
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
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怒。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
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龔元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
矣。一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
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
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
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
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
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
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
鷺。憫大川而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
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暑。削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於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於前。衆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於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權天人。蓋我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郡。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呼傳而下。願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山。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於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眞宗卽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於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卽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卽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

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誅之。兄弟皆斬於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於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於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文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尙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我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隄，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摺紳隄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於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於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邁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於衢州刺

史時唐季喪亂。乃葬於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於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於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贈尙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於公安令。鎬爲某官。杲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尙幼。公姿格竦異。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史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於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禮。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其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尙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由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